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一

宋 孫覿 撰

序

送王子欽歸夔子序

王子欽本將家子高祖太師克國被遇真宗號十節度兖公其一也靖康國破子欽從兩兄避地襄漢間未幾襄漢亦大亂子欽遇盜幾不脱盡亡其資鸁身獨行滛

湘江並横山少陽留桂陽道遠吉遂江左會予得罪南遷又從予走臨川涉塗水復由衡湘路踰桂嶺出象江上予欽慷慨有風節喜讀書尤長於詩轉徙六七年不知家存亡往往縱酒歌呼自遣予不嗜酒亦復歡然竟日而不知身在客中也居久之蒙恩北歸又攜以俱北至晉陵從予殆千餘日也至是其兄以書自夔子至一兄與予欽同時遇盜以沒而予欽之婦與予俱無恙夔子在西南距晉陵五千里予欽貧而無以歸乃飄然徒

步而往一夫荷擔以從予不能留也乃舉酒屬之曰大丈夫資適逢世當折尺箠笞兵萬里外一取單于不幸志不就則捐軀戰場以馬革裹屍而歸者有之矣或馳單車絕大漠使不測之域齧雪餐氊杖節海上而其婦已更嫁者有之矣或遭遇明主置諸左右不幸小人居間中以危法則投畀嶺海之陬侶蟲蛇禦魑魅而不得歸者有之矣今子欽久客不遂而困垂橐以歸跋履山川蒙犯霜露不為將不為使不立於爭地而有兄弟妻

子相見之喜一日入境顧省其家嬌兒稚女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之上呌號索飯問事捋須在昔人不堪其憂而子欽阻絶於兵亂六七年之後一笑團圞乃可樂也然則子欽去之果而不能留也豈不宜哉

送方嘉謨判官序

崇寧元年秋故司業方公自安吉宰持漕抵常州考進士試今平江守大學士張公褎然為舉首而予亦在選中時吾州之士羣至於有司者三千人鄉老儒先以經

義授諸生為領袖者葢已百數予少年貧甚居閒碌碌無可稱道一旦被蒐選薦名於禮部閭里宗姻往往驚視改觀予亦感勵自奮讀書屬文不專治舉子業未幾踐兩科登册府仕牒推移遂忝侍從而以剛褊自用屢觸罪罟流離蠻獠瘴癘之鄉崎嶇兵火盜賊之際齒髮缺壞志氣衰落野處一廛學為農圃遂將老死泯沒於無聞矣以是有愧於公紹興丙辰公子嘉謨顧余田間追惟平昔執手出涕嘉謨又將卜見於平江幸一遇焉

子曰張公巨人長德中外望以為相部使者爭欲出其門倘發一言之重出予於銓曹冗散之中非有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難也人情不相甚遠以予懷方公之德悼吾子之窮豈得藐然而已矣嘉謨曰大臣之度以天下為公進不私其親舉而避其讐豈謭謭然記小惠以出於常情之隱度乎故書成輒毀已進復却未敢前也予笑曰予弟往人言第五倫無私第五倫又安能無私也

送鄒次魏序

予友鄧次魏宜黄人予貶官象江道臨川識之比予蒙恩解囚籍賜骸骨以歸㚘五年而次魏亦再至焉次魏强學博記非古賢之書不讀朝吟暮誦尤喜左氏太史公班孟堅韓吏部之文溢為辭章俊壯豪健合於古作而並嘗一試禮部不合初持一心不為寵辱少貶以求助于悦己以故學益富文益工而道益窮臨川距晉陵水陸二千餘里余方追笑前謬閉門面壁自足于一丘一壑之中次魏槖其文數萬言裹糧襆被不避風雨不

求當世明公御有氣力者發揚褒大以光輝於一時而汲汲焉求予如恐不及氣類金火識趣卓然不與今之君子爲類而獨以余爲可紹興十年春天子詔求天下賢士次魏奉親命獻其所爲文於有司而告余以歸余舉酒而言曰古之道無所用於今今之有司斂羣才而槩以一法錙銖而稱之一毫釐不中程雖有怪麗瑰竒驚世絶俗之言往往棄而不録次魏讀古書學古文擇交取友所謂陳人非時俗所尚而近迂闊子行矣予未知

令有司以為可不可也

送祝得之序

户部祝公初以進士起家上饒紹聖中由尚書郎出為部刺史道過光黄間顧見林壑深茂意欣然樂之既老倦遊買田築室居焉聚百口為寢丘大族今臨川教授文林君得之公第四子也靖康建炎天下盜起得之兄弟攜挈官四方皆遇盜以沒而得之獨無恙然幾亦不脫于虎口得之泣曰吾不幸一門殘于盜吾不忍生於

是獨徒步間行絶江並長淮抵肥水上即其兄若嫂與其兄之子遇禍之處卜地葬焉又循淮北走荆湖披棘莽沐霜露觸虎豹踐蛇虺冒萬死一生之地訪其兄孫於澧陽而得兩雛子于民閭捐重幣贖之與俱還盎周走水陸往返殆六千里寒暑易節而後得至于此也已乃詣上公車書具其事吿于朝詔録其孤二人者而得之訓導拊養積六七年皆為成人男曰其今尉常之晉陵女擇士歸之而畀以所命官於是得之亦赴臨川而

過余別余曰得之負高士之行卓為縉紳標表公卿大夫舉知之又嘗以文辭射策中甲科且十年方仕江右左以經術諸生而未進于朝為可恨也予聞漢盛時置三老孝弟二千石為賜爵為父後者至舉直言必于淳朴信厚有行能之士以故妄言無行假仁義探囊取詩書發蒙而以矯妄欺世取名者皆擯不用故功利之實著見于天下而孝宣總核之政致中興焉今豈不如古耶得之必不久留於大江之南也

送鄒志新序

某以紹興二年負罪貶嶺外道過臨川少留志新自宜黃馳二百里勞予于曹山佛舍一見如舊識未幾志新之子次魏亦至次魏少年有聲於場屋間袖中出所為文清雄雅興有作者風而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四年某蒙恩北歸抵臨川志新父子來迎于境上余感其意枉過二百里隨至其家為治具三日時送客皆止于宜黃獨志新進路至城東甬上時遣一介持書餽問安否

又四年而志新自臨川至志新剛介少不與交世事屏迹杜門雖鄰牆不相請謁乃獨顧余于擯棄流落衆人藉躪之中别去數年相望二千里外一日具輕舟臨門墮刺驚視且喜倒衣從之執手懽然秉燭相對接語通昔怳如夢寐盎留十日而後返也其謂志新曰爭名者必于朝爭利者必於市今天下之阨窮遺佚而車轍馬跡不接于朝市如吾志新者幾希矣束馬梯山秉桴蹈海深穴得猛虎之鬚泳河攫驪龍之頷雖機穽當前抵

冒而不顧然後入乎爭先有力之强者志新惟無所求也故千里命駕不于朝不于市而過余于羅雀之門促席晤言不及榮利興盡而返翻若虛舟此天下之奇男子非世俗之所能量也余何德以堪之酒行書之以識别云

送刪定姪歸南安序

惟山川清和淑靈秀絶之氣旁礴委積于天地之間常為一時高材勝士騷人墨客攬取以為文章翰墨之用

唐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猨狖所家魚龍所宫往往遊焉故其為詩疎蕩有奇氣張燕公以大手筆擅天下左官岳陽而詩益清婉人以為得江山之助某族兄叅政公之子曰大雅自少時已有能詩聲句出驚人無一詞常談陳腐之語會叅政公謫泉南再徙江右而置家於温之永嘉于是少出而涉世周走數千里外踰閩嶠泝劍川並朝陽南海之涯出庾嶺下已乃沿贛江走廬陵道臨塗

水以望豐城由撫信衢嚴入于吳中少留錫山冢舍航漕渠瞰浙江之濤窺禹穴徑剡谿循天台路以還五六年轍迹半天下山行野宿登髙望逺慨然想見古人而尚友于千載胸中浩浩焉與曩者異矣一日盡橐所為詩數百篇出而示余清新綺麗恣態横生如烟雲之吐吞草木之華滋山水之竒秀閒見層出靡有定態信乎所謂得江山之助者也頃叅政兄以文儒宿學命一世躋顯仕為時宗公至是闔門却掃焚棄筆硯不復為文

乃有子嗣守家學而潤澤之學成行尊議論日新磽磽犖犖立乎聖賢之途遂亢吾宗余三復其詩嗟嘆不足將行矣迺遣之以言俾持歸以為親壽

送張承祖赴嘉興掾序

大理寺丞贈正奉大夫張公以廉靖清修聞於天下司馬温公特深嘉之崇寧初沒於鎮江之金壇寓舍既沒而家益貧正奉生三男子獨好謙為壯子處文仲誠尚幼也于時里中長者飾子弟從好謙受業者數十人而

處文從其兄學尤俊異日以有聲未幾好謙策進士第稍遷太學官處文亦中甲科試詞學兼茂又中之擢升冊府入尚書為郎歷左右史試中書舍人而好謙通判初州不幸遇疾以沒處文方迎孀幼以養會靖康建炎之亂奔散四方處文寓晉陵婦家得疾又不起後十七年余送處文之葬始識好謙之子超宗者美秀而文進止占對皆可喜余歸謂舍弟季益曰好謙貫教二弟處文遂以文詞中兩科躋法從為世聞人好謙官止朝奉

郎又不幸早世今見其子頭角嶢然余固知好謙之必有後也時李益方爲幼女擇壻遂以歸之好謙沒時超宗方在襁褓中安人孔氏貞守義不嫁蓋有得也安人知古今善談論前言往行歷歷可聽超宗讀書識字皆安人手自教也超宗亦孝謹食貧如其翁而時日孳孳營一味之甘唯其意之適今將赴嘉興掾喜而告余曰栖栖法曹掾韓吏部嘗辱居之在超宗足以貸負米之勞矣余亦爲之助喜但天定勝人此古語也好謙高行

著于家爵位不滿德奄忽下世今有子矣姑勉之以待其定趍宗將别出絹素索余書遂次其語為序以送

樵居集序

樵居集者故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平江章公之文公沒後三十四年公之子右宣教郎知臨安府錢塘縣次公之纂為三十卷公諱綡字子上皇考太師莊敏公以智畧功名稱天下率官右府尊顯三朝公少讀父書俊偉辨博過絶人莊敏公以郊祀恩奏任公辭弗就試太學

為舉首一上中進士第主河縣簿洛尹忠宣范公一見以為國器薦諸朝當時莊敏公按涇原嘗出奇兵生致兩大寇威武振西州戎人懼逃不敢並塞有奏議數百篇皆山川道里城池堡障幕府文書芻糧器械選左府將佐蒐簡士卒攻戰守禦之要公時主機宜文字離為四十七門著小序二卷其後入尚書為郎進起居舍人且大用矣會蔡京復相讒入中以飛語抵罪去國已乃上書謝事歸老于家直舍南營一堂聚書萬集古今石

禄千卷闔户垂帷不問家事而積思于經術甞病諸儒傳注之説是非頗謬于聖人與夫史氏異同諸子純駁之辨為訓義七卷發明與旨推見行事得失之迹多先儒所未達其外有古律詩表啓序記碑志銘賛又數十萬言其言質而不俚辨而不華卓然有濟世之用非若前世一偏一曲之士畫脂鏤氷角無用之空文徒為耳目之觀者也公剛明精練長于治劇發擿隱伏號稱神明其甞銘公墓槩見一二矣今不復傳載獨論公之文

以為書首

送刪定姪倅趙序

聲律之學盛于楊劉號西崑一體時學者師慕駢四儷六枝青配白撚須鬣琢肺腑鐫磨鍛鍊以求合均度故有言浮于其意意有不盡於言如夏英公牋表皆是物也逮慶歷嘉祐間歐陽文忠公以古文倡而王荆公蘇東坡曾南豐起而和之文章一變醇深雅麗追復古初文直而事核意盡而言止譬之行雲流水遇物賦形體

質自然不見刀尺于是天下翕然以為宗師刪定大雅姪余愛其尺語最工爾來作牋啓他文亦稱是比赴會稽別乘攜文過別詞句溫麗不類舊常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而無艱難辛苦之態聲音華暢自中律吕蓋進乎技矣熙寧初曾南豐自冊府出為越倅類藁中有云臥龍齋作者即越倅所為文也其序鑑湖數千言引古知今盡得一湖數千載利害之實議論詳博文辭雅健如西漢一志令刪定姪亦踐此官退食之餘盡讀未見之書

資其博以與古作者並余又將觀其文以探道淺深之候歲次己卯十一月

谷盈通說序

余友呂叔共有聰明敏達精練過人之材可以治劇任重而投閒不用歸治一室取舊讀書之目號盈谷子叔共故觀文東平公之孫自少時侍父祖觀道德聽教誨博考傳記得古聖賢行事之迹與夫一時先生長者搢紳大夫之談浮屠老子方伎之衆說凡可以本人性輔

世教為日用常行修身治心之要而不入于罪悔者集而録之為一書號谷盈通説叔共曰士有採薇茹芝餐氈齧雪掘鼠餘而食者有衣破肘見履敗踵决懸鶉百結以為衣者吾不以望于人以此望於人則不通矣有脱驂指囷捐千金以周人急者有攖龍捋虎伏劍以死王事者吾不以求于世以此求於世則不通矣吾所著善言非驚世駭俗之言皆人所當言者吾所著善行非涯岸斬絶之行皆人所常行者所欲廉者非不取也取

其所可取則謂之公廉所欲儉者非不予也予其所可予則謂之恭儉好名非也吾與之好名無欺愚惑衆以干名求富非也吾與之求富非勞神苦形以聚富持數珠者記善也胡不記惡記惡則成吾善矣營資產者治生也胡不治死治死則善吾生矣聞人過勿怒修慝以致吾義强辨以立吾者理必屈莫若從衆勉强以從人者勢不久莫若任運以至事君親治官府居鄉黨正閨門交朋友奉祭祀遺子孫御僕妾一皆出于帝道坦然明

白易知易行無甚高難行之論無迂闊難信之語斷斷然如五穀可以療飢藥石可以伐病兹所以為通者歟
叔共又曰貴者稱君子賤者稱小人此其外也勿視之為輕重余觀優人被衣冠而坐指揮叱咤旁若無人忽然褫去為牛童馬走則懾而受笞此一人之身耳貴賤何以異此
叔共又曰譽者為佛菩薩毀者為禽犢非其實也勿聽之為喜怒余觀兩手拱而揖人則欣然而喜戟而罵人則怫然而怒此一人之手耳毀譽何以異此

是書也可以書紳可以銘坐可以終身行之而立于無過之地是故不可無傳也叔共名靖官右朝奉郎叔共其字也紹興庚辰歲五月日晉陵孫某序

押韻序

王荆公讀眉山集雪詩愛其喜用韻而公繼和者六首張文潛雜志載東坡論韓公詩七言有上六字為韻設者君不強起時難更是也五六言有上四字為韻設者拄一念萬漏是也惟杜子美語韻天成不見牽強之迹

則作詩者以用韻為難葢如此李師武得官建康家居待還次悉取杜工部李翰林韓吏部柳儀曹四家詩以禮部四聲之次集而録之以類相從號李杜韓柳押韻凡二十四卷以示余余曰詩自蘇李更號捄建安七子晉宋鮑謝之作至唐極矣而李杜韓柳勝妙獨出格力自凌天跨百代焉為古今絶唱本朝王荆公蘇東坡以道德文學師表一世詩律精深句法高妙固以追配商那魯頌而其著論尤難于用韻師武摭取四家韻語類

聚羣分會而分一不待勞搜博採開卷了然盡于一覩
如觀武庫之兵宗廟之器粲然畢陳於前矣余觀昔人
即席賦競病二韻卒然而稱工終日琢句擬推敲二字
而書室畫肚不能定則是書也騷人墨客得之推見古
作者措意立言于用韻之閒以助發妙思可以得師矣
師武宣和丞相少宰之子好學强記讀杜子美古律詩
十八卷通念不遺一字學春秋尤深于左氏為文工於
詩官右朝散郎監行在糧科院名濱老師武其字云紹

興庚辰歲五月日晉陵孫甚序

曾公卷文集序

南豐曾氏太平興國中諫議大夫密國公諱致堯者以文章有大名自著仙島書西陲要記中台等書百八十餘卷藏于家歐陽文忠公銘其碑有子曰太常博士魯國公韓易占能傳父學著時議數十萬言皆當世要務將獻之朝行次南京遇疾卒不果上荆國王文公誌其墓生六子多知名而三人尤稱於天下曰中書舍人鞏以

文儒道德為學者宗號南豐先生曰右丞相布以正言直道歷事三朝有勲有勞在受之藴籍謚文肅曰翰林學士肇高文碩學出處大節與先生齊名謚文昭皆有文集行于世今寳文公丞相第四子也諱紆字公卷年甫八歲南豐先生授以韓吏部詩一覽而誦先生喜曰曽氏代不乏人矣既冠學成文昭讀其文大驚曰文才出于天分可省學問之半于是吏部尚書彭公汝礪翰林學士鄧公温伯舉試制策未幾科廢不果召公時

少年以大臣子積學名教無一點貴遊驕吝之氣屬文辭落筆千言指事析理命物託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俊壯豪健如走彈丸如建瓴水疎暢條達無間斷無艱難辛苦之態一時老師宿學名人巨公交口譽歎謂公他日必以大手筆繼文肅文昭之後徽宗踐阼改元建中靖國文肅拜右丞相悉昭陳瓘鄒浩龔夬等為臺諫官而蔡京嘗朋附邢恕誣詆宣仁太后為大奸慝不去必亂天下首斥去之居無何京入相興大獄脩故怨公父

子皆抵罪徙置湖海終京之世二十五年而曾氏子孫無一人仕于朝京死朝廷稍進公守方州剌一路且出為世用矣而京黨李光誣奏公為真州通時藉中聘一妓為妾知楚州時交中貴人冒錫帶之寵又免所居去久之公移書宰相有云内府兼金何曾入夢淮南别乗恐是前身以斥光之妄廟堂傳笑以為口實公文章固自守家法而學詩以毋夫人魯國魏氏為師句法清麗純去刀尺有古詩之風黄庭堅曽直遷宜州道出零陵

道得公江檝書事二小詩愛之書團扇上諸詩人莫能辨也嗚呼公之文足以書典册公之詩足以繼雅頌而卒不遇以死彼處從官大臣之列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始為説以自恕者公雖不遇於世亦何恨哉公中子忻奉議郎興化軍通判集公詩文為十卷詒書老友孫某為之序宣和初公倅京口攝府事郡有西樓公撤而新之為文記其成雄詞傑句殆與樓稱余與坐客韓駒子蒼張志處文舍人三讀稱歎其辨言章一啓乃與范丞

相者今皆不見于集中則知公詩文遺落者尚多也公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已有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彥章識其葬故不著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朱　鎮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二

宋 孫覿 撰

書跋

書泉山贈言後

故樞密劉公通經學古以聖賢為師而有得於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味其言想見其人於千百歲之後剛毅沉塞志節偉然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公之子唐稽

宗林宗少年時以能嗣守家學治一室曰養浩齋此吾先君子所以遺子孫者饘於是粥於是造次必於是吾不敢舍是一日而嬉當是時翰林學士汪公彦章以文學名天下會朝廷設十科選士彦章獨推林宗薦之朝又發明浩然之說為記刻之其畧曰子劉子年二十餘居昔谿之上有室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卷餘居其室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非其人不友也已乃出佐閩舶於泉南官閒

事少益務記覽博極羣書文辭燦然與古作者並所與
交一時名人善士舉集焉無一不如已者蠻舶之來外
之貨珠泉象犀光怪溢目視之如無也歲滿代歸囊中
無南方一物獨有諸公餞行詩文數十解集而錄之為
一編號山泉贈言距今二十年或登法從或踐臺省典
方州或刺一路比比焉出為時用而林宗亦以隆名碩
實在議中侍從諸公聯名論薦遂由宗司丞擢守常州
則彥章所記讀書求道以承先志非其人不友益實錄

也昔韓吏部序盛山韋侯處厚十二詩盛山蓋開州僻陋之國應而和者十人如元稹許康佐白居易李景儉嚴武温造之疇亦在江淮巴蜀殊州異縣之間未幾韋侯召還侍讀六經禁中而十人者位宰相尹京兆進諫垣登詞掖典中秘侍殿坳皆集闕下而盛山十二詩行於時俗言古今人不相及今林宗取友必端則泉山之作與韋侯十二詩唱酬之盛所謂越宇宙以同時異天壤而並處者也隆興甲午歲四月日左朝奉郎充敷文

閣待制致仕孫某書

書莫守思齋記後

大理少卿莫公彥平以政事稱天下號一世吏師宣和末奉詔守永嘉抵紹興壬午益三十七年矣治迹炳然稱思至今公之子某字致道由尚書郎出守毘陵再鎮永嘉繼公後州治有堂榜名之曰思齋云毘陵於所家也致道臨州時最長於用法每折一獄聽一詞如破竹矣而斟酌重輕必以情不為已甚宿奸老吏斂手仄足

不敢出一語鉏治惡少之亂羣者而發紓隱詘之無告者未幾一境翕然稱治而後興崇庠序賓禮師儒接對賓僚樽爼從容風流醞藉常有餘日永嘉之政固不待見其能濟先人之美必矣尚致思焉況如毘陵距行殿一水實江淮冠蓋走集之路視他州為劇致道外交人事朝出暮返退而據案披觗導窾百節閟解庭無留訟去郡四年士民追懷宿恩如前日事今守藩於海上如割鷄耳方且訪求遺蹟增修故事猶恐失墜先訓而書榜

揭之如倚衡銘坐之戒昔强諫有後如臧孫戎公是似名名虎緇衣好善鄭司徒皆以父子之懿著之詩書流傳於千載令致道以邁德高行踵先大夫之遺躅而潤澤之為一代衣冠之表標永嘉固多知名士當有授筆頌使君濟世之美作為聲詩追配前烈以俟風人之採某辱貽書以堂記見遺開讀數過三歎之餘遂書其後隆興初元十一月日具位某書

跋吕吉甫與外曾孫李鳸帖

余里人康棣初釋進士褐主河朔一縣簿時呂頥浩為本路提舉官棣嘗獻謟頥浩為宰相是時徽宗臨御公卿侍從皆極天下人物之選而頥浩貌寢陋山東噉棗栗一氓爾然民受之亂頥浩遂相時余顧戶部工部尚書王綯唐公誥府白事棣亦自泗州司錄罷還在坐頥浩顧棣昌言曰公在河朔遺書頥浩以宰相見許何以知之棣怳然不復記省徐起曰相公才堪宰相天下之望非某之私也頥浩大喜旬日間棣凡三遷至提舉官

余聞語唐公曰公聞相君隸語乎曰然書生為佞擬非其倫從口而如夢中語耳而相君記憶以待今日之驗正恐後日相師成風將得罪於賢者比觀東平呂公翰墨之餘書數事遺外曾孫李皜中有書問褒稱之詞須近人情不可太過太過則人以為諂近於侮玩不可不知也余三復其言俾錄示子姪書諸紳以為法紹興庚午三月二十二日晉陵孫某序書

題秦會之跋後山居士

秦會之嘗跋後山居士集云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為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初呈槀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横筆微聲稱亂道余案曾子固著𨓜凡行述云南豐嘗為英宗實錄檢討官不逾月而罷通判越州而類槀中有鑑湖序則熙寧二年也其後守齊襄洪福明亳六州凡十三年還朝為中書舍人纔數月丁母憂憂未除而卒是元豐四年也按謝克家叙後山居士集元祐蘇東坡卒諸侍從薦無已由布衣特起為從州教授則無

已之任在南豐之沒七八年矣南豐為檢討官不踰月
安能辟二公自熙寧至元祐二十餘年陳無已始入仕
南豐墓木拱矣會方乃抵如此故事實録有修撰檢討
官國史有編修官以首相監總一代大冊典朝廷除授
極天下文章之選非辟闕也試官考卷與鄉先生課試
諸小生之文則有横筆邢和叔造宣仁太后之謗排王
珪附蔡確至今人聞其名往往縮頸南豐雖作者敢加
横筆於邢和叔之文乎會之為宰相乃不知史官為辟

閲既知尊稱南豐無已而不知二公之先後又云病聞鷄唱起寢不寢書付塤堪余曰幸付塤堪若以示識者則横筆作徽聲如公所云矣

讀臨川集

本朝鴻儒碩學比比出於慶歴嘉祐間而莫勝於熈寧元豐之際王荆公自謂知經明道與南豐曾子固二王深甫逢源四人者發六藝之藴於千載絶學之後而自比於孟軻揚雄凡前世之列於儒林者皆不足道也荆公

當國二王已下世獨有子固以秘閣校勘在京師便當引而進之致主行道以共功名乃擯棄不用通判越州而去予觀南豐集序禮閣新議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問兵詩則指徐德占論文詩則指吕吉甫而二人者如水火矣夫道一而已矣此不可曉者一也公為小官時已負重名於世及召試官職累辭不試除集賢校理累辭不受其後擢修起居注凡以十二疏辭而名益重神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尋拜參知政事不逾年至

宰相位極人臣例用故事三辭而止此不可曉者二也公既得位罷黜詞賦崇尚經術盡革故時聲病彫篆之習天下翕然以通今學古為高而公所為文凡有韻有聲律者皆好絶一時此不可曉者三也

讀唐鑑

司馬温公資治通鑑起戰國終五代千三百六十一年聖主賢臣暴君汚吏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具載一書總三百五十四卷靖康中余侍邇英每進讀不過二三板

而已一日留身奏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撰唐鑑十二卷以謂唐三百年治日少亂日多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布在方策顯不可掩明皇開元後始相李林甫楊國忠憲宗平蔡後始相程异皇甫鎛遂不克終德宗惡直好佞喜近小人屢致播遷卒不遷省凡此類繞三百六篇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判然如東西黑白可比附通鑑進讀不過歲年盡見唐君臣善惡得失之迹實有補於治道淵聖欣然嘉納方議施行旋被

邊陲之禍後十餘年三衢鏤板巨編大字老眼豁然謂故人張𪨊作州掾遂馳書乞一本得之嗚呼公惓惓憂國愛君之忠以為天下治亂之機只在君子小人用舍之際故表而出之以為後王之監後有侍講帷之臣欲孳孳納誨者莫若陳此書日誦數百言無嬰鱗犯雷霆之怒而有陳善閉邪之寔矣

跋戒酒帖

某竊讀國史大王審琦不嗜酒一日侍宴太祖皇帝滿

酌一大觥舉酒仰天而祝已賜審琦審琦一舉而釂於是偕諸將連飲十數觥至酒罷亦不醉他日家人置酒飲少又醉已復侍宴劇飲如初蘇公喜飲酒太宗皇帝示大用之期面勑止酒公手書謝表遂不復飲一飲一啄皆天命也聖王造命與天通矣至此而益信

跋朱德固所藏先世往來貼

右中奉大夫直秘閣朱公師賁贈右太中大夫宣政時以政事之科稱天下漕京西最諸路光有能名光徽宗

皇帝名見進內閣賜三品服眷顧甚寵享壽八十以紹興癸亥終於華亭私第其子右丞議郎棠繙閱故書得諸公往來帖自唐丞相以下數十人皆一時貴達聨為一大卷出以示余曰先公為部刺史時某方在襁褓所交名公巨卿高人勝士皆不及見也先公捐棄諸孫冢土未乾二兄亦相繼下世距今二十五年圖書散落僅存十之一二而筆墨之良言語之妙猶足以想見風采故命工裝標櫝藏之以遺子孫何如余曰昔章子厚記

先友凡天下之善士舉集焉謂今世之言交者以爲端故悉書所尤厚者於石表之背今承議公録藏先友片紙尺牘無遺在其意豈異也古人思慕賢達聽想風聲故有存昌歜以追嗜好甘棠以誦遺愛而况先朝宰執侍從手澤之在竹素者墨色粲然如出其時如見其人者乎乾道戊子歲重午日具位孫某記

代劉節使跋御筆手詔

建炎二年春臨安叛臣苗傅劉正彦伏闕稱亂懼罪而

逃臣從韓世忠奉詔追捕之建安手擒二叛檻而上詣
蒙恩奬擢超進位等出分帥閫入扈殿巖歲月推遷遂
秉旄麾而臣德輶材下剛褊自信恩施有丘山之重補
報無塵露之微咎深責滿薦致人言聖度務容貸而弗
誅止投閒散於時平居念咎飯疏飲水誓畢此生豈敢
更有榮望伏遇皇帝陛下膺受大寶恩加區內追録故
臣於罪籍中拔拭汙累還畀官資俊授兵柄責以來効
親御翰墨諭之德意至於再至於三臣捧詔感悸繼之

以泣訓辭勅戒尊嚴如父師聖語襃揚亭毒如天地雨雷之施嘘柯吹生雲漢之章起幽作慝顧臣鈇然何以得此伏念臣世緒單平出自行伍在朝廷無蚍蜉蟻子之援無族親扳聯之勢無左右游談之助而聖主特達之恩實萬世旦暮之遇詔音初下臣跪讀於軍門稠人廣衆之間有榮耀焉一時戎臣武士俯首傾聽慨然激昂踴躍增氣皆欲効一死於戰陣之下況臣么麼被此大眖若爲稱塞生當捐軀戰場馬革裹屍以歸沒而有

知餘忠未泯又當結草以報於是尊奉三詔刻之金石垂示子孫世世著忠孝節與宋無極隆興二年四月日具位臣某謹記

跋陳道士羣仙蒙求

今世道士能讀醮儀一卷中字歌步虛詞二三章便有供醮祭衣食足了一生矣然猶有不能者常州天慶觀道士陳君葆光好古嗜學蝥超然出於其徒數千百輩中者讀道藏通儒書與夫儒記傳小說靡不記覽著書

二十卷號三洞羣仙錄貫穿古今屬辭比事以類相從雖老師宿學者不如偶儷精切協比聲律悉成韻語雖章句之儒有不逮余讀其書而異之夫道家者流清淨無為者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或彈琴圍棊以自娛或煉丹藥以玩物之變或治符籙以訶百鬼療疾病固賢於其徒矣如祿光者博及羣書上自千載之前遠至六合之外條分彙聚配合奇偶相比成文自為一家此余所謂超然出於其徒數百千輩者也

跋朱藏一丞相帖

丞相朱公登庸才數日遭明受伏閼之亂不持寸鐵調御羣凶弭耳帖然有取日虞淵之烈久之讒邪交愬上獨明其功而後羣邪氣塞不敢出一詞公薨後十餘年族甥司理出公手迹開讀三過生氣凛然而一時讒邪之徒與草木俱腐久矣

跋吳省元真賛

余讀大藏諸經惟楞嚴之文維摩之辯勝妙獨出而根

器椎鈍不識其趣第時竊取言句談空説有始然終眼禪為遊戲耳吳公前輩盛德予宿昔所敬慕製一偈自贊皆佛菩薩語啟誦三過欲下一句而家有識真者恐得鼠糞汙羹之誚

王龜年跋

亡叔以女歸中谿大姓王君早世生二子長曰龜年為天慶觀道士幼子者從其母再適高氏亦没高氏二子析田宅為三以一奉其母而王氏幼子破蕩盡其母悲

絶不能自存予訪龜年歸養龜年脱道士衣娶婦斥畣中所有得數十千買牛躬耕以養攻苦食淡遂有田數十畝而幼弟恃母愛不事其兄龜年分田分財與之屢矣而悍益甚龜年語予曰幼弟悍悖不可耐盍告有司而毆詈乃凡無笞杖之法又不忍也予聞其言而善之歳次丙戌其母年七十八以病終龜年具棺衾葬斂皆盡力予又愛其以母故而能容其弟也書數語勉之龜年予改名遇云乾道丁亥正月日某書

與吳世範帖

余元配淑人吳氏故朝散大夫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四明吳公之女年十五歸余明年大夫公沒於番禺官署又七年予改為秘書省校書郎淑人年二十四亦遇疾不起建炎中予自户部尚書除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故事又得封淑人凡更五命而賜令號淑人入孫氏時予貧甚住村舍小屋數椽茹蔬食糲如僕貧賤者比予登侍從典四大州則不及見也淑人三兄皆仕於朝不

享年壽第三兒子威之子隆祖一日自虞詣余葢距淑人之没五十年矣予飭小兒具舟同載入宜興山中省淑人之墓墓旁里所巖穴高絶處有大潭井廣袤數畝水色正清如磨銅竹樹藤蘿連絡蒙翳如植屏如張屋濃陰四合坐不知暑號玉女潭予方欲薙榛莽疏道路面潭度地結茅三間以供往來耳目之玩隆祖曰某無妻無子飄然一身如寄耳公能招此無家一方客否乎諸郎視某為母黨見遇良厚又時得備亡姑冢舍掃除之

役矣予欣然許之以來草草奄成成即遺書請上虞馳
告
吳氏沒後七年予再娶章氏亦沒於壬子歲歲次丙
辰予自嶺表放還啟二淑人之殯合葬於宜興縣湖
洑鎮黿潭築室聚糧命僧守之距今乙酉三知命矣
予八十三歲一齒脫今復生髮亦未全白倘未死而
有以處吳子吳子往來冢舍占省坟墓按視松竹在
存沒為兩得之也

趙善發字說

太宗皇帝七世孫名善發晉陵丞若拙之子也余過若拙若拙置酒酒半善發欲出見而遇疾方愈不可以風乃出紙索予書予已被酒不果他日若拙以書來請命善發字而為之説予聞之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則反求諸已請字曰正已夫射之為勢當正已而發一不中則失於邇者在毫釐之内而差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字

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吾子識之畀時出而從事發一念發一言發一政沛然如機括之行不可回止必正其身而後發則春秋十二人之徒也

書章邦基藏東坡畫古木

東坡在黃州時以書遺王鞏自言畫得寒林竹時已入神品草書益奇詩筆殊減退士大夫聞而疑之予曰公詩舉天下推之而書畫則世人不畫識也故有此語杜子美詩亦云已知還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古人

用意深處而世人莫識所以為獨苦耶晉陵孫某書

銘

徑山妙空佛海大師塔銘

紹興二十七年歲在丁丑徑山妙空佛海大師訥公持鉢詣秀州華亭縣人朱飛卿者聞師名具伊蒲之饌卜日馳書以請公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其家據坐就法緇素咸會有僧出膜科問生死根本公酬對語未卒舉拂叩床一擊而逝道俗奔赴空巷相登讃歎作禮如佛

滅度於是其徒具舟載歸山中則已有治命矣七日而
斂舉體如生以十二月十四日葬公全軀於寺之白雲
菴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子路問死而孔子不以告彼
上人者常住真心入湼槃正路而四大無常之身視如
棄屣一彈指頃危坐而寂斯亦竒矣靖康初予守歷陽
被名過儀真公時住天寧寺營僧伽一塔高數百尺又
建一大輪藏壯麗甲於淮海予歎曰公才吏用不下澄
觀方時多故而隱於浮屠中可惜也其後五住靈巖築

一堂於方丈西偏予榜曰五至賦詩刻之至是公之高弟大梅山長老德最過予泣曰公佛海三十年之舊具厚善宜得銘公其勿辭遂授銘公名智訥姓夏氏秀之崇德縣人方才母夢婦人着黃衣置一兒盆中舉而授之生而穎異年甫四歲事其兄慈相師道孜十四得度器質不凡追營香火練習戒律已如成久之悟歎曰吾修無上道而求之於文句中是刻舟也即舍去學禪於桐川天寧寺一日度間有文書出流水中公攬取視之

即心經也讀至五蘊皆空恍若有契於心者當是時蘇州瑞光寺淨照師崇信以道學為一時所宗公往從之淨照曰宿世沙門也未幾淨照徒往真州長蘆寺會學去來率數百公學成行尊齒其高弟淮人敬愛之曰有如訥公而不坐道場可乎延住天寧禪恩寺賜妙空大師儀真二江三吳舟車之會檀施大集鼎新一剎幾至萬礎建炎初住靈隱杭州昭慈聖獻皇后車駕臨幸詔公升坐賜號佛海明年金人陷錢塘公被執軍中旋為

解縛置一榻尊事之比去飭十騎送還咸安王韓公世忠表請平江靈巖為功德院薦先福命公主其院已去復留凡五更住持前後二十餘年最後奉詔住徑山能仁禪院遂示寂云儀狀奇麗容止端黙雖行出世間法而以營塔廟修齋供作佛事金帛之施歲一出之槖中無留蓄在儀真時州民王氏婦病没後配孟氏又病一日其姑誦經佛說室中聞叩壁聲問之曰王氏也我有遺槖簪珥之屬歸於孟氏可斥賣一二名天寧訥公說

法使我解脫汝家而去孟氏亦復無恙家人即日馳告公公至王氏憑附一女子立公之側說法竟王氏歡踴跪謝如生後數日見夢曰我已别受後身矣而孟氏病良已時徐俯師川書其事為記在靈巖時平江大姓胡氏設大齋耆宿皆會前一夕夢人告曰詰朝有騎赤馬衣黃袍而至者辟支佛也黎明物色求之而公裘馬如夢所告者胡氏舉室迎拜一坐盡驚靈巖寺據絕頂而井飲不給簽數百年矣公樺地庀工伐石鑿井出泉清

甘人不病汲今號佛海泉云公又甞築室數楹於海城之北為退休之地信安王孟公忠厚為請於朝賜名慶恩公既歸白雲矣而公沒之歲偶脫一齒至是羣弟子併斂公爪髮琢石為浮屠即慶恩之寢廬瘞之詞事焉公壽八十僧臘六十七得法淨照為雲門六事孫住叢林四十二年度弟子三百餘人銘曰

四大無常名為幻身纊息定巳奄為空雲性覺妙名如古井水一真湛然不受生死有大比丘號佛海師不起

於坐隻履西歸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我銘著之如揩標月

長蘆長老一公塔銘

紹興二年六月予南遷次臨川道過跡山長老善清領衆出迎予於稠人中見一人小儀異狀翹秀有貴介公子之風問知為善清之高弟令一公也已而與之語談詞亹亹皆經綸中來聽之彌日不厭而又問其世實出章懿太后家彰信軍節度使太師襄陽郡王李用和公

之玄孫也而襄陽王生子曰瑋武城軍節度殿前都指揮使曰琸尚充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曰瑊宮院使贈金吾衛大將軍之曾祖也承平百餘年中外安富而李氏勲戚之貴振天下築大第建旄節粉白黛緑充滿後房鳴鍾列鼎而食子孫奉朝請者數十人朱輪華轂相屬於道豪者以馳騁射獵為事謹者亦累勲閥踐華顯世其家師獨奮然舍去入山林踐荆棘茹蔬食厲晝夜持膏火給薪水事佛祖修無上道為天人師非所謂豪傑

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師諱法一字貫道開封府祥符縣人祖儼朝奉大夫父某某官方在其母也夜夢一老僧梵相奇古如世間所畫羅漢像而師以是夕生比成童見羣兒噉棗栗跨竹馬為喜弄皆不顧年十七試太學為諸生被服詩書佔佔然寒士從其翁仕淮南太守公欲任以官不就請詣長蘆事慈覺賾公為比丘其翁難之母曰此宿世沙門也勿奪其志未幾熈公没去禮靈巖通照愿公得度受其具足戒是歲大觀元年愿

公徙滁之瑯琊又從之凡十年迷悶不能入益刻苦奮厲刳心練形至不知寒暑之變時圓悟勒公住蔣山見師書一偈以大法炬許之圓悟奉詔住京師天寧師又持鉢而往會靖康之亂圓悟還蜀聞江西草堂清公坐踈山道場閭闔兵火徒步數千里而至一語之投忽有所得如金篦刮膜表裏洞然紹興七年泉州太守寶文閣直學士劉公子羽聞師名具書幣馳請住延福院開堂說法緇素咸會至無地以容丞相張公浚帥福堂徒

住壽山尚書梁公汝嘉守四明又挽居雪竇於時公卿大夫想見風采爭先邀迎惟恐不及天台萬壽寺在山谷窮處其徒數犯不能禁有司奏改為禪率選用一世名緇衆所信服者為領袖又徙萬年積六十歲淮南轉運使蔣公璨以書抵師曰長蘆大叢林公棄家學道肯為公璨一來乎師欣然許之居歲餘如有所不樂辭萬年觀音別院才浹日示微疾索筆書四句偈趺坐而寂實紹興某年三月四日也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八日

塔成去寺若干步予聞佛說者富貴人具大威力發菩提心難造種種業易如一滴水流入地中五濁惡臭便成生死大海師生於戚里長有華屋玉食之奉而天資絕人性與道合不假師授一念翻然跳出苦海宜直登彼岸為大善知識世緣已盡振衣東還奄然而化雖古佛滅度不過也裒然山長老寶餘過予曰公知師者宜得銘銘曰

三生了了大摩尼珠出光明兮剖書甕中一笑相視過

去僧兮苦海無邊作大橋梁度衆生兮死而不亡耿耿如在傳一燈兮

徑山照堂一公塔銘

徑山有大比丘號照堂者諱了一姓徐氏明州奉化縣人方童幼時遇羣兒嬉戲偶坐旁觀似不言者忽聞梵唄之音則躍而立起其父曰必法語也當令事佛生十四年大雲寺祝髮受具年十六從廣壽梵光法師習天台教讀經數萬言窮日夜不息已乃悟歎曰如來最上

乗無挾而徑造者也吾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而已當是時照住相國寺知海院妙湛師思慧者具正法眼為世導師道俗宗向如佛出世一時叢林之盛聽法坐下常數百人師從之數年獨能盡其學為高弟於是下汴絶淮徑呉中浮浙江上天台入雪峰徧見者年老宿表裏洞然中無疑者會妙湛來涖黄蘗道場領衆說法繼妙湛後而學者倍其故師姿相奇龎寡言笑危坐一榻然如古井水有來叩者雲湧泉落愈出而愈無窮性介特

務自澗遠不交人事將詣雪峯朝議大夫曽恬與師
厚善屬師致書抵福帥大資張公守師意其為已納筍
中弗出久之石泉虛席公曰黄蘗上首故是强將之
下即日移書遣騎迎師師謝不敏使者五反而後受他
日公過師師出恬書且致不即遣之意公喜曰韞櫝之
珍深藏而不市吾與師賔主無愧矣居三歲改涖聖泉
會左丞葉公夢得來守福曰黄蘗古佛道場今世名緇
孰逾一公者飭使者具書幣以迎師至而閩境緇素奔

走出迎歡呼踴躍聲振山谷蓋師自石泉出世更三大
刹積十五年演唱真乘啟悟後覺人人向道以佛為歸
已而後至將稍通餉謝易置諸禪師一日捨去歸卧雪
峰故廬泉南葉守庭珪尊德樂道之士也延之雲門再
遷法石庭珪代還師亦反西湖雷峰菴即妙湛所棲閑
門終日人莫見其面若將終俄被旨往徑山能仁院是
歲紹興二十四年也徑山無一壟之地可耕而學徒數
千指師入據方丈檀施大集不求而辦山有芝巖方丈

遺址師嘗指其處顧謂其徒曰吾將室居焉其徒不省所謂明年三月示以微疾退處明月堂唱箧中衣供佛飯僧翌日丁卯黎明索筆書四句偈投筆而逝趺坐如生俗壽六十四僧臘五十度弟子四十人得法者七人乃即芝巖建寧堵波舉全軀於其中門人正文等因妙空佛海師訥老請余志其塔余許之而未暇文三過余而請益勤乃投以銘俾刻之銘曰

徑山之陽龍公所聚聽師説法諸天花雨相彼幻身如

空中雲脫骨芝巖夫豈其真道處現前而作佛事與龍為友亘古萬祀

薌林銘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秘閣修撰向子諲博極羣書尚友千載治一室植種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薌林居士建炎末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餘上書謝事徘徊玉笥之下淦水之湄登高擇勝築室居焉藝蘭九畹芝採三秀千葩萬卉羅生堂戶葢真得所

謂鄉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轉吏部賦復志
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為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
召見奏事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薌林之意上嘉
歎良久親書薌林二大字盛哉未曾有也予誣侈上之
賜移書屬孫某為之銘銘曰
肝膽一如薰猶殊臭臭識妄聞六鑿交鬭蝍蛆甘帶蛣蜋
轉圜嗜痂腊鼠逐臭則然一國之香人所服媚君子好修
紉之為佩手援紫藟棹芙蓉旂蕙肴蘭藉飲芳食菲芳

菲滿室薦香在堂葵傾草靡偃風就日帝閽九重就播厥芬神交夢蘭甘餘獻芹扁榜義義來從天上璧月珠星窺臨蕙帳天命不謟惟德之符車過必式於公之閭

御書扇銘

故刑部尚書胡公諱直孺紹興初侍講禁中上以所御白團扇親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賜之後十四年公之子右承事郎桐廬令臣擬屬臣孫某為之銘曰

天厭隋亂唐室代興於赫太宗大人繼明手持三尺除殘禁暴日月宣光風霆布號功侔禹甸德配堯天畢宮菲食吾無間然賢路宏開正直是與儒先酋酋御於帝所著為世準聖聖相因稽經問道如出一人偉歟胡公萬夫之傑耆儒宿艾歷宋三葉扇出尚方寶墨未乾天縱筆始宛若龍鸞璧月煌煌光燭蔀室子孫視之稽古之力

清和堂銘

涇濁河渾跳波伏礫俯而視之昧昧不覿吾知其中至清者出陽驕陰沴火旱水毀鑠石流金折膠墮指吾知其中至和者起云何鎮出木火自燔螢爝不救燒空潦原若海彌天五濁流浪孰能離垢不入諸妄不磷不淄匪通匪介大千如一無有雜壞光塵離合涇渭自分玆謂清和衆妙之門

飛鵬齋銘

胡維國所御花舫號飛鵬齋晉陵孫仲益見而為之銘曰

營巢幕上炊黍劒頭棘刺之端可以刻猴螻蟻之穴聞如鬬牛蚊聚一器狂鬧啾啾南海之鵬載雲上浮一怒決起八極已周俯視大千區中之囚達人入觀跨海乘桴飄然無礙不繫之舟騎雲彍風追汗漫游二蟲何知斥鷃鷽鳩駕言從之忽焉在後

耘業齋銘

臨川魁鄒氏世以儒學名家而次魏好書尤篤日孳孳焉專求其所好文章清麗有典則如其為人嘗治一齋

叢書其間名之曰耘業取韓公詩所謂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収之意而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銘曰

我行其野原田膴膴蓬生之禾化為草莽牛山之美在物之然若是濯濯夫豈其天孰亂吾苗非其種者滅裂報予固其所也我有尺宅聖王之田種德執善豈曰無年大哉心乎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曲學非聖之書逃楊逃墨卒歸於儒菑之闢之歛華摭實采采新田其菀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囷紅腐相因以發

陳陳

能仁寺鐘銘

太平興國之初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於能仁寺為樓三成居之後百五十年當建炎庚戌盜入平江能仁寺大火一夕而燼又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和募衆力更鑄鐘成為銅萬二千斤晉陵孫某為之銘曰

法音無礙徧滿大千際天軼海無量無邊衆生執迷馳走空聚聽蟻為牛夢春作鼓矯亂顛倒忘認前塵色聲

文鶩不守其真粤有大士修三摩地出大音聲而作佛事燧木革金以燔以鎔鑄此東序千古之鐘蛇以目聞豬以足聽水鳥鳳林更相和應除聾破聵一繫而通八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厥聲聞俱證無上

謝景思提舉硯銘

劈鳳珠礫鼠鬚汗綠竹編青蒲紬金櫃論石渠記先友讀父書

贊

葉夢錫眞贊

葛製練巾羲皇上人名登千佛現宰官身欲立玉堂王國之珍金甌獻卜銀筆書勲衮黻貂冠圖像麒麟氏而不名有宋元臣

唐李衛公畫贊

予友張漢卿博覽尚友千載屬時多故尤慕李衛公之為人得南徐州甘露寺畫像命工圖寫揭於坐右夜夢

畫思庶幾得見如公者晉陵孫某見而為之贊曰
唐李諸藩悍驕不臣有來衛公河岳之神巍巍堂堂若
鳳若麟不動聲氣獸伏鳥馴安史首亂兩河附時羣吠
哰牙窺牖瞰壘叩眷諭之不用尺箠一麾而散毛羣掉
尾道大名播蔚為臣宗沒有遺像太山崇崇有如公者
執御以從庶幾一覩葉公之龍

圓悟禪師真贊

佛之道難成阿難七徼而不知真心之所在菩薩大議

而世之學者託佛為奸規以利爭談禪說問東說西指空畫地如醉人說夢狂藥攻而譫言囈語一切皆妄如小兒觀戲初無所覩忽聞人笑亦復大笑互相欺紿如是而已以故士大夫鄙夷其說以妄疑真莫肯信人有圓悟禪師勤公者具正法眼為世尊師余見其住天寧時梵相奇厖神守澄穆隱几嗒然不知何人所在已乃據坐說法現句文身旁引孔孟詩書之言合而為一詞辯鋒起遡物縷解以目證耳無可疑者於是一時公卿侍

從富室大家與夫道德才智之士翕然宗之遇體沐日
寢門未闢而屨聲盈駸駸矣建炎初詔住金山之龍游
會叛兵趙萬據京口聯數十艘奮棹掠而前遇風輒返
終莫能犯久之過長蘆而大賊張遇奄至闔寺逃散攻
剽一空惟師鉢囊獨無恙又嘗蓄一笥諸上方賜物自
隨抵儀真徒步不能將盜平得煨燼中封識尚如故道
俗驚歎以為未嘗有也乘輿狩維揚召對行在問佛法
大意奏對稱旨始賜今號改住廬山之雲居雲居有安

樂神者據方丈前住持人皆避不敢居師居之居若三
年奏乞養老還蜀詔許之再住成都昭覺院凡六年而
寂比茶毗齒舌不壞得舍利五色無數今丞相張公德
遠銘其塔余在京師時甞從師遊僧宗達者已能傳其
學裒然為高弟今住平江虎邱雲巖院一日過余出師
畫像請余為贊贊曰
揉木挠革偃師之戲相從幻身亦復如是四大假合妄
認為真薪盡火滅奄為空雲云乎拳拳寫紙上影是邪

非邪為倒為正有大比邱僧中之龍具大圓覺徧滿虛空巍巍堂堂遺像在此一切人天見者作禮

僧智標真贊

一袖蒙頭三椽容膝卧枕布囊行住榔栗祇陀傲心昆耶問疾晝時簿相凝攎點漆妄見影事依月澄出即女一身應成兩佛

長老端裕真贊

寵揞床鵲巢肩鷂百結芋火然貌堂堂人中天師子吼

徧大千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畫贊

眉覆額耳屬肩大比丘老臞仙五葉換一燈傳天雨花地湧蓮有畫史幼朱鉉具相好普現前清淨日光明拳如說法常熾然

月堂僧惠山畫贊

犀顱哆口月面秀眉具佛相好真天人師有言皆幻有相亦非躡風係影作此皃戲隱几嗒然南郭子綦吾今

喪我問汝為誰

楓橋長老法遷畫贊

本來面目非汝是冷暖自知如飲水徧滿十方現一切

畫師分身盡其戲

僧法臻畫贊

四大假合前身後身以身為假以畫為真真心常住不

依一塵應量無邊是真老臻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三四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朱　鎮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三

宋 孫覿 撰

墓誌銘

宋故右朝散大夫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朱公墓誌銘

故寶文閣待制朱公紱建中靖國間仕太上皇位給事中以論事切直黜為州一時號名臣生子曰宗右朝散

大夫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字成德又以高行剛節
繼公後以紹興九年九月甲子遇疾卒於家其孤元飛
走介馳告公之友晉陵孫某某發哭已具書弔其孤而
許以銘余曰建炎初天子御戎衣南守淮海上厲精旰
食博采羣議如不及而比閣小吏往往起家至大官者
世之君子方懲尚賢任智之獘操區區老生常談陳腐
之說為捄焚拯溺之方以故積亂十六七年兵連盜結
財匱力屈士大夫未有以名譽著見於天下而光明雋

傑有如公者懷奇負氣挺立人上剛毅沉塞持一意無所牽隨可以屬大事而投閑不用至於死可為流涕太息者也公興化軍仙游縣朱氏其望在沛國而不知始所以徙待制公斥為州時以郊祀恩補公太廟齋郎待制無他子弟且老矣公不敢言仕待制捐館舍已卒喪公猶不忍去墳墓政和二年始調潁昌府長社縣尉長社田園極膏腴豪吏多殖產其中縱其奴侵暴閭里為奸利有誣鄰翁盜犬訴於公者公曰汝守舍亡犬又誣

人以盜卯命拘之召其弩與之期三日戒曰期而至犬不獲且併按汝已而犬得叩頭悔謝請後自改公許之自是其徒相戒不敢弄以事守將營廚傳檄公屬民涸西湖水為田耕之公曰厲民自養非為民父母之意即日反其檄守初怏怏無奈久乃已五年捕盜應賞改承奉郎授信州司録事未赴除司農丞秩滿改大府遷駕部司門司勲吏部員外郎司農少卿鴻臚太府卿皆有能名其為吏部司農杜吏謾決稽壅無留事尤有能名

太上皇尊寵潛藩之舊併録其子如何志同温萬石傳宜夫之儔皆超進大官待制亦舊學之臣公不自言亦無為公言者太師蔡京與公父子同州里持國秉逾二紀貴震天下車轍填門公獨無一跡故徘徊省寺十五年視富貴寵利澹然不干其心而以善人君子亨否為已休戚靖康初政近臣薦公才堪治劇淵聖召見欲用公為開封尹而公奏事觸宰相命遂止今上即位大臣除不附已者多被責徙公亦免所居建炎三年提舉南

京鴻慶宫紹興元年召還為大理寺卿建安盜起上飭制置使發兵捕誅而帥屢出無功詔選部使者除公直秘閣福建路轉運使且越次入對公曰愚民窮困無聊弄陛下兵延一旦之命而將吏養寇弗除誅斂益急將盡驅齊民以為盜陛下第追還制置使首臣綏集之可無戰而平也陳便宜十事皆世務之要上嘉納付公使行而置制司方議募兵檄取錢米數十萬公遺書責之曰公擁兵彌年州縣傳餉費百萬而誅責不已民在壑

矣吾不能為公下石公自為之會朝廷更遣他將而盜
平如公策公家閩中一時官吏才鄙皆聞之是歲竟取
衆所推以為財才者第其能為者一書上之朝不由介
紹皆被慰薦而勢家子怙貴為不法者飭免于是閩人
新困於兵公所興除人皆以為便而言者復論公罷為
提舉江州太平觀公亦薄其官家居十年不復有仕進
意享年六十積官至右朝散大夫曾祖榮不仕祖端贈
朝議大夫父待制公以公故贈少保母劉氏福國夫人

繼母劉氏慶國夫人公妻宜人漳浦劉氏通直郎鎔之女前卒四子元熙右從事郎泉州惠安縣丞元悅右登仕郎元飛右迪功郎泉州晉江縣主簿元輝右迪功郎泉州安溪縣主簿元熙元悅元輝亦皆卒五女長適右迪功郎劉巡次適左宣教郎尚書吏部員外郎黄祖舜餘尚幼嫁劉氏者亦卒矣孫男五人曰沆右將仕郎曰澤曰演曰滐曰滂公志大才高遇事蹇蹇有立常病天下苟且之俗勝而中都官為尤甚便文全己僅同寄坐

公九為省寺官樂職喜事如一日省文書辦施舍一切以法令從事遇不可陳義凛然視權貴如無也大率為人好直尚氣以不同於俗為主衆棄我取彼圓獨方以故不能取容當世公事親孝所生母太令人湯氏年八十三自公官長社登九卿晚食祠觀之禄未嘗一日輒去侍旁孫曾盈前虞侍樂飲惟其意之適不幸公屬疾棄而先太令人哭殊悲行道為之出涕此其可哀也元飛以紹興十一年某月某甲子葬公縣之南塔山之原

上書來徵銘如約嗚呼靖康末二帝幸青城羣臣皆從居亡幾部長擅署置縱遣馮澥曹輔等二十餘人盡集端誠殿下獨余不在遣中有一人教余以姓名屬部落用事者亦得去已覺寤飭使追還余獨余孰可叩緩急者乃即今旁從刑部員外郎張卿材自匿又間行詣公越七日北使坐部堂趣還甚急而卿材從開封吏卒質明造公家余自度不能得脫顧謂公曰北兵且行矣第為我一日計公徐出召府吏曰某官嘗抵此又他適矣

吾使子弟訪求之求而不獲吾與之代往音吐鴻亮吏卒竦聽不敢動翌日北兵引去遂免嗟乎方敵國強盛勢焰赫然公一言折衝遂紓朋友係累之禍使公得為將相踐難乘危解紛排難致君臣之義必不使之盡得志於此時固無疑也銘曰

欣欣巧夫舐痔得車乞祭之餘衆顧慕以趨而媸其奴公奚不如寧蝶獺之與居而曳尾於泥塗以全吾軀左詩右書言息其廬拊缶而呼嗚嗚有御不袪以閱於幽

墟

宋故左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公墓誌銘

公諱綷字伯成姓章氏世家豫章後徙建安南唐時公之高祖曽太師諱谷者以文辭舉進士第一而官不顯江南國除太師之子孫又以儒學大其家而雄俊魁磊豪傑偉異之人出於是宰相郇公申公樞密奉公仍世為宰相高牙巨轂尊顯三朝百餘年間章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或以文章擅天下或以才能任事於時比比有

為公故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太一宮使贈太師秦國公諱棨之子禮賓副使贈太尉諱訪之孫尚書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贈司徒諱頻之曾孫太尉公又徙蘇州之吳縣人平江府也公生而累世富貴獨簡儉守家法沉厚寡言笑怡怡衎衎若不自持至於循道守官則未嘗屈意變節於一人葢矯然壯者也公仕為尚書郎與二弟大中公綜修撰公綡同時奉朝請一日宰相蔡京召公兄弟過其家京曰秦公行邊威名震西州凛

如也上方謀帥有事於靈武纂父之業將在諸郎矣公笑答曰越人善泅其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而責以父之能未有不溺死者也戰危事也當屬能臣非某兄弟所敢知也京始不恱其後提點淮南刑獄權揚州事時朝廷鑄大錢當千已而改當五旋復為三令下之日市門晝閉人持錢求束薪斗米至日旰莫肯售者公飭市易務出小錢納百貫之貨又檄庾官糶倉粟以大錢售之盡十日止州民相視以手加額㣲公吾屬亡類矣權

貨務更鹽鈔法以籠天下之財而錢聚於京師至不可
校已而新鈔出則舊鈔棄不用一時豪商大賈索然為
流丐至有赴水火而死者時公兼領鹽事行次儀真王
中立而下四十人遮道泣訴公按所持鈔為錢以千計
凡三十萬公哀之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書
上降兩官銜替與遠小監當差遣會公弟綖中飛語逮
繫詔獄部使者承指劾公嘗奉行錢幣不如詔者併以
公屬吏又追三官勒停公之言行遇事乃如此而世方

概以文法操切羣下以故坎壈不得意遂至於老死為可惜也享年六十有六以宣和元年三月甲子以疾終於平江府之私第明年十二月癸未葬於臨安府臨安縣國昌鄉前同村之原後二十二年當紹興十一年公之子從政郎信州上饒令芑狀公官壽世次來請銘某念方抵罪廢錮而銘卿大夫功德宜屬當世有名位能文章者以傳信於後遂以辭而五反不獲命某頃嘗讀公餞校書郎龔況詩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隋柳緑

相迎之句欽誦三嘆以未識公為恨後修撰公以女歸某而公下世久矣内外屬人猶能道公行事如狀所云遂序而銘之公少頴異不類兒童年甫七歲秦公得古詩數百言口授一再公已成誦既冠入太學文藝燦然最其列時中書侍郎張公璪判國子監得公周官議十六篇讀之嘆曰非近世之時文也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衛州汲縣主簿俗陋不喜儒公佐其令立學興邑民之秀者而汲人好學自公始以最升堆州防禦推官知

思州録事叅軍郡掾綦君以事觸部使者將抵罪屬公傳致之公白掾無罪使者怒欲併按公公持之益堅遂得已元祐三年用舉者改左宣德郎知邠州三泉縣秦公為陜西轉運使以嫌自列改知越州蕭山公治縣以愛利為主教條寛簡不為表暴以峙聲名殖善桀戢奸暴視遇皆有理久之化服爭訟幾息公嘗疾病邑人奔走佛祠炷香於臂為名請福者不可勝數太守錢勰上其狀會秦公守越遂不報謝景原帥涇原奏公幹當公

事紹興二年范純粹帥鄜延又奏公幹當公事紹興三年除高密郡王大小學教授宗室召燕飲獨不往執經據一席容貌矜嚴誦説有法宗子尊憚之遷宗政丞太上皇御極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奏對稱旨留為開封府推官以秦公薨去位卒喪除尚書祠部員外郎俄遷戸部郎中出為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公由是得罪公學博而辯於文自少年擢名第益自負不肯碌碌初主汲縣簿文潞公一見器之范純粹一世名臣亦扳公自助許

將輔政議欲薦公公以申公當國辭不就其厲志如此至崇寧中始進位於朝而蔡京擅事稍樹黨排恨異已者公獨巍嶷自立不少貶中書侍郎劉逵尤喜之會京免相凡所興除不便於民一切疏罷而公從旁贊其決逵秦公壻也已而京復進遂誣紲以中逵公又羈置秀州交親唁之公曰道固如是無怨悔之色政和元年復故官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以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年八十五丐近地詔徙京東東路而故相余深守青社深

京所厚也公益不樂明年丁秦國憂憂除請奉祠提點
江州太平觀秩滿再為杭州洞霄宫自是不復言仕閉
户治書絶口不談世事間嘗從所往來賦詩飲酒自娱
晚年詩律益高清淳雅健有唐詩人之風有文集三十
卷藏於官積官至朝奉大夫娶何氏尚書屯田員外郎
辟非之女封同安縣君新制行改宜人生二男子曰芹
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後公八十三日卒次即芑也
五女皆嫁為士妻孫男三人曰承道右迪功郎徽州績

谿縣主簿曰漢壽曰渭壽公事君親友諸弟待宗族朋友一出於至誠對吏民必稱名子弟候安否不正衣冠不見未嘗以細故笞責奴婢故當世推為鉅人長者外氏十二喪在殯貧不能舉公納何氏數月盡斥奩具以葬司諫陳瓘以言事切直觸權貴人怒貶通州再貶合州賔客不敢過其門公馳輕舟逆於道為具裝追餞出境嗚呼色厲内荏譬諸小人孔子以為盜公大度恢然無適莫若可欺以其方而見義勇往所謂天下健者莫能

過也銘曰

大儒小儒禹行舜趨陵陵青青甚口詩書黔驢孔碩慭然莫測一怒而踶虎搏而食孰如公賢人也而天抑首吐氣似不能言褆順裏方不耀其光仁人之勇君子之剛其剛烈烈以節自發屹若邱山萬夫莫挽尚有典型厥聞惟馨刻銘著之以詔後生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誌銘

建安章氏自郇公以文學道德仕仁宗為宰相聲號顯

融族大以蕃異人輩出事五朝踵相躡為將相寵光禄大為世聞宗而徙平江者尤稱於天下大丞相申公家州南樞密秦公家州北兩第屹然輪奐相望為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别之秦公生七子多知名公第三子諱綡字子上為北章氏通亮英敏有大志讀書不治章句屬文辭典麗有古風秦公任子次及公公推與其弟而束手詣太學受業食淡攻苦窮日夜不息然後挾所有從諸生校於有司元祐二年試國子監中第一遂

收其科學者尊其文傳誦以為法調河南府洛陽縣主簿時范忠宣公伊洛一見待以國士賔禮尉薦僚吏莫敢望於是故相韓公汝玉中書侍郎范公子功李公邦直皆以文行薦於朝就除京兆府府學教授秦公帥涇原奏充主管機宜文字用舉者改宣德郎太上皇即位推恩遷奉議郎通判鎮戎軍秦公治兵號名將守邉四年城兩州築九砦生致兩敵將斥地數千里威名隠然邊兵出塞遠遁將吏極一時之選後多為顯人而幕府

簿尺籍伍符檄書請奏皆自公手出秦公薨太上皇臨其喪勑中貴人録嘗為機宜者姓名以進免喪召對上顧而喜曰名臣子是嘗佐其父者他日謀帥無以易卿也除密書省校書郎居亡何以為轉府西路轉運判官會五路漕臣分總邊計而公適當秦公舊治手疏便宜數十條鉤考財用為出入之要窒奸偷罷不急以紓縣官餽送之費皆有法書上而宰相方除不附已者召公還言者隨攻之出知湖州言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

宮未幾公弟綖以飛語聞而章氏一網盡矣崇寧中蔡京用事久權震中外彗出竟天上感悟免京就第凡京所建為天下害趣中書亟罷之中書侍郎劉逵秦公壻也京懷之未發他日京復用諷御史誣奏綖盜鑄為奸利以併中逵於是詔開封尹李孝壽即吳中置獄連逮千餘人敕州縣發卒護送鉦鼓之聲連晝夜不絕捕繫累月瘐死數百人考驗無所得京怒逐孝壽以嘗建言御史蕭服沈畤代往獄益急卒不驗又逐御史更用孫

傑必鍛鍊如章乃止縱坐是除籍為民徙海上兄弟皆坐非有理得罪公又免官覊台州歲餘上辨其誣罷者皆復復公故官通判秀州實大觀三年也已而又坐陜西漕事奪三官公移書當路詆京曰黨朋交譽相謂伊周惷直不平斥為莽草天下聞而壯之四年復召為校書郎遷倉部員外郎再遷起居舍人宰相張商英言蔡京紹復煕寧元豐法度率矯誣為姦罔非先帝本意建請置局號皇宋政典擇近臣范鏜劉拯纂集為書黜其

妄詔公為編修官御府出筆墨端溪硯以賜後嘗奏事
上追懷秦公且問秦國夫人起居狀公頓首言臣等幸
因先人蒙記識不幸屢遭讒慝以見困蹶負先臣餘教
幼弟續臣毋憐之未嘗一日相舍中被誣陷屏伏田里
母子無聊陛下幸哀憐孤老舐犢之愛加惠續等復還
仕籍臣昧死自言罪萬死上為動容即日詔復續官而
公終無一言自及秦國遇疾移書馳告而蔡京復相同
列有擻進者怒京之怒又中公以危語會遭秦國喪除

吏部直注岷州長道縣而公亦病矣以政和四年守本官致仕逾年病間即舍旁營一堂號美蔭聚書萬卷凡國子中秘所有皆具集古今石刻千卷手編秦公遺文四十卷奏議三十卷奏議者涇原山川要害行帥制勝營陳出入之法公以類分卷每一事為序文識篇首可備一覽而不果上有所感遇則為歌詩音節平緩無戚嗟留落不偶之嘆八年落致仕以朝散郎知解州轉朝請郎朝奉大夫宣和二年選部使者去為均州三年提

舉兩浙常平未至改提點刑獄遷朝散大夫妖人方臘稱亂東南新蹂於兵詔并越州為安撫進公直龍圖閣知越州兼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公樂職嗜事所涖有名迹求縛奸吏重足而立愛養百姓則惟恐傷之解州神霄宫成廉訪使者劉偉病其隘有改築之意公曰吾民不可以重困即擇日齋戒設壇場召官屬行事祠下會其徒入居之事訖驛聞偉意亦已房陵婦人越所部訴其子於均公謝曰房非吾治也又訴於轉運使以屬公

公召詣庭下不以屬吏鐫諭開曉母子感悔再拜稱謝而去秀州嘉興富人高安與陳氏有故怨聞方臘之亂誣之為盜聚羣惡操兵入其室盡殪之以捕盜繳賞平江長縣陸氏怙富横閭里殺人應輒賕吏執平人代已公一閱盡得其情狀取二人寘諸法衆讙以為神明越新去亂人情危懼日三四驚旁郡守將往往益兵自衛公至則延問吏民燕集賔佐如平時於是勇敢卒謀為變公飭將吏指取無一人脫者一府大震左丞王安中

帥燕山求文武士於幕下欲請公俱宰相以公方撫越人不聽五年中貴人譚稹爲宣撫使又請公於上朝廷不能奪除公河東河北燕山諸路宣撫使司叅謀官磨勘轉朝請大夫加右文殿修撰賜三品服松亭關戍卒二千人號食糧軍四軍之變遂從奚人破景州稹怒欲盡戮其孥公曰若爾則人不復思漢矣稹悟而止時金人納夏羌之請割界拓跋故地雲中以北二千餘里遺之止以朔武歸我夏人駸駸向朔州境上稹次河東詔

稹發兵討之公言兩國通行囊槖包藏甚深未可輕動第撽問金人可也而太上皇親筆督戰至八九不已公益持不可曰金人以我納叛渝盟藉為爭端若奉詔出師誤傷金人邊隙一開則齮齕首用事者墳墓矣今困竭天下盡於燕山訖無善後之策況議雲中乎退而疏燕雲決不可守之狀反覆數千言皆社稷安危之決趨稹上之稹讀奏大驚曰安得此不祥之言公曰擇福莫若輕盍以微罪行乎為稹論數日稹不得已摭取一二

上之書奏稹罷公落職送吏部更命宣撫使童貫出師
遂拜績帥再出而燕山七郡與朔武皆不守如公言其
年會恩上書告老復直龍圖閣致仕七年正月乙未以
疾卒於家享年六十四公少年負所學不由勲閥以文
章自奮一出試吏即為范忠宣所器天子記姓名禁中
以為可備將帥繼秦公後公亦慨然自任以當世之重
而孤立一意衆娼不容將起輒仆遂棄官老於家宣和
末天下多故詔起公再仕而大將爭欲引公自助屬時

久安軍政大壞而貪功生事之人方欲徒手搏數百萬虎狼之衆以僥倖於萬一試公於是幡然投劾以歸卒亦無所就矣命矣夫諸孤以其年葬公於臨安縣横溪塘頭塢之原公所自卜也曾祖頻故任尚書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贈司徒祖訪故任禮賓副使贈太尉父粢故任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太一宫使贈太師秦國公謚莊敏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公再娶皆王氏文康公之曽孫先配河南縣君今配太碩人四子男曰蕘曰

荷並右朝奉郎曰莱右迪功郎添差監臨安府浙江稅女嫁晉陵龔孫男女十七人男曰澤曰滑曰澥曰沩曰澮曰淖曰浒曰洋曰淳曰汭曰洞曰滂曰濛潭滑並右迪功郎浒右將仕郎女適右宣議郎新秀州嘉興縣丞陳文尉進士何顯祖處者二人公性剛果胸中無留事與人交明白洞達樂為之盡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視財如糞土赴人之急不以在亡為辭居官矯矯然見義勇為不計禍福必達其志乃已家無聲妓之奉未嘗一日去

書不讀尤尊王氏學著書三十卷醇深雅奥發明經術居多嗚呼公之女擇所從而歸覬四年而公歿矣又七年而公之女亦亡又八年而覬銘公之墓公之事可紀者衆矣非搢紳士大夫所共聞者皆不論著故所著止於如此銘曰

韡韡章宗維宋巨室泰公有子千夫之特驥隨地走不可係羈籋雲追風一抹萬蹄視天尺五可階而上發論慨然帝悦而向權門衆趨探鬻倚旁嬌嬌介居君子之

剛毅艱乘危初終若一方憤而振又以讒黜孰慍孰懟至神孰尸謂當乘除以訖耄期命也不祥蓋棺永已魁名揚厲表表迺偉天定勝人德遠而興蔽芾如林視此孫曾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誌銘

紹興六年五月丁亥左中奉大夫德清縣開國男食邑三伯戶致仕柳公諱瑊字伯玉以疾卒於衢州江山縣之寓舍明年其孤右從事郎滋載其柩歸平江以十二

月庚申葬於闔閭門外同涇原上既葬三年左朝散大夫權發遣信州軍州事張公彦狀公爵里行治屬余銘以閟諸幽嗚呼余故人也遂次其語序而誌之而系以銘柳氏自河東節度使公綽以功德顯於唐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京兆唐末子孫散處河岱之間故仍世為魏郡人曾祖灝故任宣德郎累贈通奉大夫自開府公三世皆葬於廬州合淝令又為合淝人公英妙駿發記誦過絶人屬文辭方布紙抒思而數千百言已就與

李釜俱馳聲場屋間舉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淄州淄川縣主簿秩滿授蘇州觀察推官知州事盛章去為開封尹而宋康年代為州頗變更章故時約束其僚不悅公者陰詠章以康年所為多公助之章怒愬於上有旨移公泰州司儀曹事朝廷城四輔徙康年拱州又以公為幹當公事尋差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奉議郎除陝府西路轉運判官故時以闕陝解鹽鈔權鐵錢輕重百貫欣賴芻糧集塞下如山積而縣官無饋師勞民之

費自博折務增収鈔買以為羨餘榷貨務漁奪解鹽之入共京師幣輕貨重商旅不至於是始鑄大錢又更為夾錫宣撫使童貫又創平貨務法益密而物價日以騰踴公私病之公語貫曰祖宗之法故在公請於上出片紙行之轉敗為功如反覆掌耳不然徒紛紛無益也貫不悦會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且入對貫始怒俄有旨送吏部久之授在京西抵當所宣和四年除知濬州河朔盜起洛州不治詔公代之公至則繕治戎器增浚城池

料兵筭食彌月而辦巖賊張迪者聚黨數萬人掠鷄澤進薄城下度不可攻遂引去手詔嘉之進公兩官而中貴人陳宥遣小校於演部勝捷兵次鷄澤而盜已去輒馳入青城柵執殺社人數百級以捷聞老幼隨之號呼系道羣噪譙門下公大驚悉斂所納給付其家給棺衾瘞之盡拘解惡以屬吏勝捷者童貫所部也獄具方上而貫馳騎檄還所隷軍籍公曰殺人者死又何待焉即日論殺之貫怒劾公專殺朝廷不得已奪所進兩官自

是官軍過州境斂迹無敢犯者有頃公被疾司録事李承勵權州事州兵聞公病唱言食粟惡逐庾官嘯聚為亂公聞變力疾披衣出譙門坐宣詔亭飭二校率其屬捕殺首亂者釋其餘已乃復卧承勵逢貫之怒以公病不任移書馳告貫而自為功居亡何公黜三官免歸承勵進五官而郡豪納粟賀就者亦進七官人莫測其故久之始悟承勵書所薦云是歲宣和七年也明年復故官當靖康元年遂告老以朝奉大夫致仕建炎二年詔

起公知蔡州稱疾不拜三年落致仕召赴行在又以疾
辭差主管台州太平觀紹興元年除福建路提點刑獄
未赴改兩浙東路尋提舉台州明道觀於是積官至中
奉大夫六年感疾又請致仕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六公
邁爽開濟知世務之要尤長於議論計一時利害論人
物臧否詞辨鋒起聽者竦立居官任職有所施舍問義
如何未嘗顧望少貶以求合既屢觸童貫被斥朝廷韙
其諒而貫方用事權震天下雖宰相亦憚其為公所至

又輒與之遇故終徽宗朝留客不偶命矣公娶章氏故相申公惇之孫奉議郎持之女封令人恭儉守家法生一男子即滋也監饒州商税務滋幼時令人手抄孝經語孟授之解悟過人不自標顯年五十六以紹興九年十二月己未卒十年正月甲申祔於中奉公之墓孫男一人曰楙右登仕郎公弟珷家淮陽建炎之亂盜據其城挺身南走歸公公時方上書以郊祀恩任子珷至遂改薦珷今為文林郎徽州軍事判官公好古博雅於傳

記無不通達遇古法書圖畫至解衣輟食求之嘗登慈
恩寺塔顧見唐進士題名人物風流筆迹奇麗慨然懷
想至徘徊其下不能去遂捐槖金命工刻石屬陰士主
持第其歲月離為十卷書出一時賢士大夫爭得之建
炎南渡圖書燔滅公所刻又在長安數千里之外兵火
戰場中秪今一二尚存者尤為世所寶云銘曰
嗚呼世衰道喪兮閹人用事指鹿為馬兮欺君之不忌
謇謇栁公兮孤立一意孰擠之於險兮又推之於將墜

懷奇負氣兮百不一試埋玉樹於土中兮賫恨永已萬木如荍兮闔門之趾是為公藏兮子孫受祉

宋故左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宫孫公墓誌銘

建炎元年冬大駕廵維揚一時文武吏士上書陳得失累數十萬言納匭中以獻三年春朝奉郎知徽州婺源縣事孫公亦獻書論五事一曰戎強不道雖戴天履地共有扰戈之怒然人主之行異布衣匹夫見辱抜劍而起不忍忽忽試之一擲則大事去矣昔項籍背約分王

諸將不平高帝納蕭何之說即日趣駕漢中用張良之計燒絶棧道示以無西意而蹶楚誅秦於此在矣二曰宣政大臣建為天下害以誤社稷其徒諱弗言専斥太上皇傷天子之孝三曰建炎初政開廣言路憸人射利賣直釣名作為謗書詆證盛德傳言四方以為口實此犯上作亂之由不可長四曰兵將驕蹇伺寇至奔散為盜不可使宜益募民為兵晉謝初度縱騎八千破符堅百萬之衆宋武帝興江左長驅中原秦人壯士健馬弗

能當也兵無常形其權在將孰云呉兒不可用也五曰國慼民窮徵發如雨民不堪命宜罷省諸不急以濟軍興書奏會近臣有以公名聞者詔公馳驛入對未至而乘輿幸建康新將相用事所施置皆不與公言合於是辭疾不果行久之請祠宫因絶口不復論世事矣公平生無所嗜惟讀書至不去目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翰林子墨之文章傳注箋疏之學浮圖老子之言靡不記旁穿獨姿馳騁上下務為深博無涯涘屬文操紙立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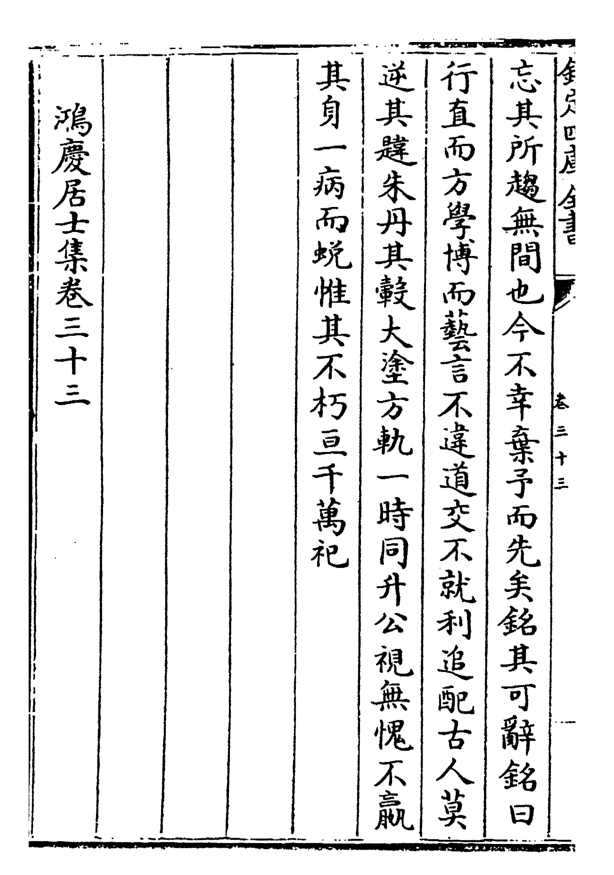
雄深辨麗頃刻千言至於感微托遠論是刺非則寓於詩今叅知政事張公守吏部尚書孫公近交薦公可備文章翰墨之選而公病矣以紹興七年八月戊戌卒於家嗚呼公之學足以命一世而不遇於崇儒右文之時公之辨足以謀一國而不用於用智尚賢之日官不過七品仕不出州縣幸而有氣力得位者推挽之庶幾遂奪拔以見於世而又遇疾以死悲夫公諱杞字德發常州晉陵縣人曾大父居約大父宗伋將仕郎許州長史

父皞以公贈朝請大夫母張氏封宜人公大觀三年試
上舍賜出身授將仕郎主濟州運城縣簿秩滿調太原
府文水縣丞遭宜人喪去位服除改從政郎商州豐陽
縣令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實宣和五年也
七年轉奉議郎淵聖皇帝即位遷承議郎今上即位遷
朝奉郎賜五品服紹興三年轉朝散郎主管亳州明道
宮五年轉朝請郎公在鄆城嘗權左獄囚抵罪論死者
十餘人公訊得其情曰囚罪應死原其情可以不死卒

全有之十餘人皆不死豐陽小邑在山谷中會州將多顯人以得公為喜檄召詣府置公客右吏退設酒食接對移日至終吏不得還婺源之劇百倍豐陽俗喜告訐持吏短長為奸吏公至則指取其尤一二人置之法縣屬焚剽之後率用葦竹茨為屋久燥則焚公命陶瓦易之至今無火患狂賊倪從慶嘯聚境上吏民洶懼日三四驚公集丁壯為兵日臨試之以示有備從慶率其徒引去公試於事大概如此公器資沉毅寡言笑與人侃

侃然安言徐視惟恐傷之其論古人成敗之迹聖賢窮達出處之際援古證今踔厲駿發一坐傾聽居官任職據法持議不阿所事必得其所守乃止館寡婦友諸弟恩敬甚備女姪幼而孤調護若已出治命飭具裝選所歸不及其他享年六十有五妻安人凌氏男曰廓曰廙女嫁將仕郎李褒餘一人在室孫女二人以其年十二月庚申葬公縣之新塘鄉百瀆山之原上公弟曰彬曰檦檦從公官四方未嘗一日去公側集公所著詩文以

類次之得三十卷彬為公買田築室治其家於是過余而泣謂知公莫如覿也來徵銘覿曰自大宗小宗之法壞而族散忘其祖喜不慶凶不弔相視如塗之人矣杜子美詩寄族弟唐史君以俱後於陶唐韓吏部序送族兄毛仙翁謂出於文武覿與公同孫氏同州里同出於南唐侍御史潛之後而服盡於五世不相聞既冠始見公於鄉校後為同年進士而公長覿八歲魁壘辨博實亢吾宗始拜而兄事之如是二十九年離必合合必兩



忘其所趨無間也今不幸棄予而先矣銘其可辭銘曰

行直而方學博而藝言不違道交不就利追配古人莫逆其躂朱丹其轂大塗方軌一時同升公視無愧不羸其身一病而蜕惟其不朽亘千萬祀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三